

陈 · 染 · 文 · 集



私人生活

3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黑雨中的脚尖舞
一只眼睛的奶奶
禾寡妇以及更衣室的感觉
里屋
床的尖叫
阴阳洞
零女士的诞生

江苏文艺出版社

I247.5
3922=2

IT0000094469\$



陈东来文集

私人生活

3

江苏文艺出版社

私人生活

作 者：陈 染

责任编辑：陈咏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200,000 1996年12月第1版199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301—15,3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995-1/I·945

定 价：13.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陌生的陈染 (代序)

王 蒙

陈染的作品似乎是我们的文学中的一个变数，它们使我始而惊奇，继而愉悦，再后半信半疑；半是击节，半是陌生，半是赞赏，半是迷惑，乃嗟然叹曰：

陈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我怎么爱读你的作品而又说不出个一二三来？雄辩的，常有理的王某，在你的小说面前，被打发到哪里去了？

单是她的小说的题目就够让人琢磨一阵子的。《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凡墙都是门》。这一批题名使你怦然心动：她勺笔下显然有另一个世界，然而不是在中国大行其时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寻根”，也不是“后现代”或者“新”什么什么。因为她的作品，那是“潜性”的，是要靠“另一只耳朵”来谛听的“敲击”，是“巫”与“梦”的领地，是“走

不出来”的时间段，是亦墙亦门的无墙无门的吊诡。而多年来，我们已经没有那另一只耳朵，没有梦，逃避巫，只知道墙就是墙，门就是门，再说，显性的麻烦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又哪儿来的潜性的触觉？

是的，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和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唧，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而又不事铺张，她有自己的感觉和制动操纵装置，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她同时女性得坦诚得让你心跳。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方式。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

……看着一条白影像闪电一样立刻朝着与我相悖的方向飘然而去。……那白影只是一件乳白色的上衣在奔跑……它自己划动着衣袖，捐撑着肩膀，鼓荡着胸背，向前院高台阶那间老女人的房间划动。门缝自动闪开，那乳白色的长衣顺顺当当溜进去。（《潜性逸事》）

我坚信，梵高的那只独自活着的谛听世界的耳朵正在尾随于我，攥在我的手中。他的另一只耳朵肯定也在追求这只活着的耳朵。我只愿意把我和我手中的这只耳朵葬在这个亲爱的兄弟般的与我骨肉相关、唇齿相依的花园里……我愿意永远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在她的记忆中，她的家回廊长长阔阔，玫瑰色的灯光从一个隐蔽凹陷处幽暗地传递过来，如一束灿然的女人目光。她滑着雪，走过一片记忆的青草地，前面却是另一片青草地……她不识路……四顾茫然，惊恐无措。（《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

守望》)

想想自己每天的大好时光都泡在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质的哲学思索中，整个人就像一根泡菜，散发着文化的醇香，却失去了原有生命的新鲜，这是多么可笑……（《凡墙都是门》）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琳琅满目。还有她的小说人物的姓名，黛二，伊堕人，水水，雨若，缪一，墨非……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呀？据说有一种理论认为理论的精髓在于给宇宙万物命名。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独特的感觉，自己的语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她没有脱离凡俗（这从她的许多冷幽默和俏皮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我们之中。）却又特立独行，说起话来针针见血，挺狠，满不论（读吝）。她有一个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细腻，又敏锐，又无奈，又脆弱，又执着，又俏丽，又随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不准备妥协，堪称是活灵活现的呼风唤雨，洒豆成兵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着对于爱情（并非限于男女之间）的渴望，有着对于爱情的怀疑；有着对于女性的软弱和被动的嗟叹，又有对于男人的自命不凡与装腔作势的嘲笑；有对于中国对于P城的氛围的点染，有对于澳洲对于英国的异域感受；有母亲与女儿的纠缠——这种纠缠似乎已经被赋予了某种象征的意味；又有精神的落差带来的各种悲喜剧。她嘲弄却不流于放肆，自怜却不流于自恋，深沉却不流于做作，尖刻却不流于毒火攻心。她的作品里也有一种精神的清高和优越感，但她

远远不是那样性地自我膨胀和用贬低庸众的办法来拔份儿，她决不怕人家看不出她的了不起，她并不为自己的扩张和大获全胜而辛辛苦苦。她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未必广阔，然而确是很深邃，很有自己的趣味与苦恼的说大就大说小就很小的天地之中罢了。这样她的清高就更具自然和自由本色，更不需要做出什么式样来。

她其实也挺厉害，一点也不在乎病态和异态，甚至用审美的方式渲染之。她一会儿写死一会儿写精神病一会儿写准同性恋之类的。她有一种精神分析的极大癖好，有一种对于独特的与异态事物的兴趣。她的作品里闺房的、病房的、太平间的气味兼而有之，老辣的、青春的与顽童的手段兼而有之。她的目光穿透人性的深处，她的笔触对于某些可笑可鄙的事情轻轻一击，然后她做一个小小的鬼脸，然后她莞尔一笑，或者一叹气一生病一呻吟一打岔。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吧？然后成就了一种轻松的傲骨，根本不用吆喝。

我当然是孤陋寡闻的，反正我读很多同代青年作家的优秀的作品的时候一会儿想起迦西亚·马尔柯斯，一会儿想起昆德拉，一会儿想起卡夫卡，一会儿想起艾特马托夫，最近还动辄想起张爱玲……而陈染的作品，硬是让我谁也想不起来。于是内心恐惧而且胆小怕事的我不安地惊呼起来：

“陈染，真有你的！”

然后我擦擦眼镜，赶掉梦魇，俨然以长者的规定角色向微笑着走来的陈染说：

“祝贺你，你也许会写得更好。”

一九九六年初

目 录

陌生的陈染 (代序)	王蒙 (1)
零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1)
一 黑雨中的脚尖舞	(9)
二 一只眼睛的奶奶	(17)
三 我是带菌者	(29)
四 剪刀和引力	(36)
五 禾寡妇以及更衣室的感觉	(43)
六 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	(58)
七 伊 秋	(69)
八 里 屋	(81)
九 一只棺材在寻找一个人	(91)

十	床，男人与女人的舞台	(100)
十一	西西弗斯的新神话	(110)
十二	床的尖叫	(120)
十三	阴阳洞	(133)
十四	一个人的死是对另一个人的惩罚	(146)
十五	永远的日子	(162)
十六	跳来跳去的苹果	(179)
十七	火红的死神之舞	(195)
十八	偶然一弹	(211)
十九	零女士的诞生	(229)
二十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243)
二一	孤独的人是无耻的	(256)

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跋）

..... 戴锦华 (272)

零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

发出的最后一声凄厉、恐怖、惨绝人寰的嚎叫，那声音如同一根带倒刺的钢针，被完全地刺进我的耳朵，它深深埋入我的耳鼓里边去，再也拔不出来。那声音成为一种永恒，永远地鸣响在我的那一只耳朵里。

更早一些时候，我的不可一世的生身之父，用他与我母亲的生活的割裂、脱离，使我对于他的切肤感受消失殆尽，使我与他的思想脉络彻底绝断。他用这个独特的方式拒绝了时间。我的父亲他总是使我想到一个听说过的比喻：有人撒下一粒种子，然后就忘掉了它。等他重新见到它时，发现它已经长成一棵繁茂的花木，枝叶葱茏，含苞待放。只是，这是什么样的种子呢，什么样的花木，什么样的花苞啊！他回顾着，却找不到起始点。

时间是由我的思绪的流动而构成。

现在，我孑然一身。这很好，我已经不再需要交谈，我已厌倦大都市的喧哗嘈杂，那些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我的思维四周，它们喋喋不休，仿佛语言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食粮。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地占有它，使之与他们的未来结伴而行。而我恰恰不相信这种嗡嗡声。但个人的力量是如此之渺小，我无法拍死“苍蝇们”，只能远远地躲开它们。

我住在母亲遗留给我的古老P城里的一套房宅里，内心宁静。这套房舍，门窗遍布，回廊幽长。

独自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不安。从前，与我父母一起的日子，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温暖。现在很

好，时间似乎经历了多年的奔跑，已经疲倦，凝滞下来。它凝滞在我的房间里，也凝滞在我的脸孔上，时间仿佛是累病了，在我的脸上停止不前，使我的脸孔看上去如同几年前一样。

可是，我的心境却提前进入了老人的状态，一切都缓慢下来。

比如，我不再与人争辩，因为我已懂得，所有的争辩与真理到底在哪里，毫无关系，那只不过是暂时占领“上风”的问题，而“上风”与“下风”或者谁输与谁赢，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再认为我们脚底下土地是道路，我相信那不过是一局庞大而慌乱的棋盘，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用脚趾头来思索世界和选择道路的，如果有人偏要用头脑和思想选择道路，那么就应该承担起不合潮流的孤寂，像一个身躯佝偻得如同问号的老人一般，伫立在路边静静地观望和怀疑；

我热衷素食，几乎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因为我固执而偏见地认定，只有素食，才不会把人的肉体与精神搅和浑浊，目光才会保持明澈、靓丽；

我喜欢自己阳台上的那些家庭园艺，一株高大的橡皮树，一棵龟背竹和一些多年生植物。我不用跑到人声鼎沸、喧哗嘈杂的公园去，就可以享受最新鲜的绿色和纯净的氧气。

……

前些天，我的医生朋友祁洛，建议我应该到他的医院

去一趟。他在电话中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我回答说，我不想见人，任何一种“别人”。

外边那些言词都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装的光芒，毫无意义。信奉交谈是一种慰藉，正如同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

我的肉体也不需要药片，这与我的精神不需要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一样。

我对他说，如果我需要，我会去找你。

祁洛说，你正在一天一天地走向“幽避症”。

我知道，文明的意义之一，就是给我们千奇百怪的人与事物命名。那不过是一种命名而已，像我的名字叫倪拗拗一样，是一种形式，我不知道叫做“倪拗拗”与叫做“一只狗”有什么不同。

这会儿，我侧身斜躺在那只硕大的软床上，这床——大水之上的方舟，乱世之中的城堡，我的男人和女人。

一线夏季的火苗般的晨光，夹杂着外面的空洞的嘈杂，从窗幔的缝隙钻进来，抹在我不愿睁开的疲乏的眼帘上，那光晕在我的眼皮上跳跃着岁月之舞。

我不喜欢被阳光照耀的感觉，因为它使我失去隐蔽和安全感，它使我觉得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正在毕露于世，我会内心慌乱，必须立刻在每一个毛细孔处安置一个哨兵，来抵制那光芒的窥视。然而，世界上的阳光太多了，每一双眼睛的光芒都比阳光更烫人、更险恶，更富于侵略性。如

果，任凭它侵入到羸弱的天性中来，那么，我会感到自己正在丧失，正在被剥夺，我会掉身离去。

因为，我知道，被任何一种光芒所覆盖的生活，都将充满伪饰和谎言。

我是在 1968 年这样一个非凡的年份里的一个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的夜晚出生的，我悄悄脱离了母亲不安的子宫，带着对世界的不适应和恐惧感，像一只受惊的羔羊，慌乱地大声啼哭。出生时的光线是柔和的淡蓝色，这使我一生都不喜欢强烈的光芒。

据有关黄道和星座的书说，此时出生的女人，她的信念坚定得像那个西班牙的修女 Therse Davila。

但是，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发现我并没有翻越、避开那缕刺目的光线。这会儿，我躺在大床上，感觉到阳光的脚步在我的眼皮上跳来跳去，时光随着它的脚步一页页翻开。

我曾经是一个天使，但天使也会成长为一个丧失理性的魔鬼。正如同有人说，通向地狱的道路，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

这需要一个多么疯狂的时间背景啊，所有的活的细胞都在它的强大光线笼罩下，发育成一块死去的石头。

现在，我不想起床。为什么要起来呢？我用不着再像许多人一样匆匆爬起来去上班，去挣钱。

只要能维持起码的衣食温饱，我就不想出去挣钱。

我睁开眼睛，盯住枕边的一块怪模怪样的墨迹，审视

它良久。有一瞬间，好像我的灵魂脱离了我的肢体，在床榻的周围游索，从三个维度审视躺在床上的躯体。于是，我更加用力去辨识那墨迹，想把那一股青烟似的魂灵拉回到我的身体。

在我的这间玫瑰色的卧房里，在这张一年来孤居独寝的床榻之上，除了黑蓝色的钢笔墨汁以外，不会有其他的汁液。枕下零散地摊着几页白纸，和一支钢笔。我习惯于枕靠在床榻上写字或者乱画。无论纸页上那些断片残简是日记，是永无投递之日、也无处可投的信函，还是自言自语般的叙述，无疑都是我的内心对于外部世界发生强烈冲突的产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呼吸。

我常常感到脱离了正常意识，感到身边遍布着敌人，我自己也成为我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无性别者，正像美国的那个叫做《镜子》的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人一样，那个人独自伫立在浴室内的镜子前，热气在滑亮的镜子光面上抹了一层水雾，窗子紧紧关闭着，但室外的风依然徐徐不断吹送进来，舞荡着浴缸的帘子，那帘子正好遮挡在镜子前的人体的私处。那人充满自恋地把自己关闭在浴室内，因为那人曾把内心和肉体裸露在肮脏的外边太久。

空气里到处都埋伏着隐形的眼睛，不怀好意地窥视着这个人。

你不知道那人的性别，因为那人不想让你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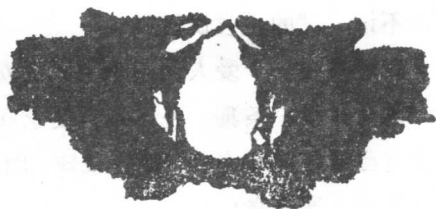
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那镜子里的人。很显然，我是从发虚的镜中认出了我自己，那是一个观察分析者与一个被

观察分析者的混合外形，一个由诸多的外因被遮掩或忽略了“性”的人，一个无性别者。由于这个人的光彩照人，便拥有了向多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我还看到外部世界的典型现实已完全被扭曲、变形，好像一切都是虚幻。

即使我从不少宗教或者哲学的书里得知，无论东方抑或西方，如果一个人要得到启蒙、开悟，这种自我分离感是必需的经历。但是，我仍然担心，这种人格解体障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失去控制，爆发成一种疯狂。

在这样一个光线如玻璃一般刺目的清晨，我凝神注视枕边的那一块墨迹，大概是我在纸页上胡涂乱抹时，不小心弄上的。

那墨迹的形状如下：



这墨迹很像一张地图，空心地图，仿佛正象征着居住在我们这个球体上的人们的一些特征——虚空、隔膜、碎裂及渴望。顶角上，仿佛是一对雌雄对峙的山羊，盘踞在性别的终极，既向往占有，又对立排斥；中间断裂的沟壑，是无底的黑洞；左右两端是两只怪兽，背道而驰、狂奔猛